

白色自由之山

直到現在，嚮導與揸工的歌聲，猶在耳邊縈繞。有時我還認為這是場夢，一段魔幻旅程。

去年初夏，接到豆爸的電話。他說立哥正籌組一支海外攀登隊，倡議運動平權，「身體雖受限，夢想一樣自由」，邀請視障跑界常勝軍興哥與我加入。

目標是世界七頂峰之一，非洲屋脊吉力馬札羅山，位於坦尚尼亞境內，標高五八九五公尺，預計以六天五夜完成，而且我們是台灣首批挑戰的視障者。

為了紀念自己失明滿二十載，我剛跑完美國波士頓馬拉松，它是許多跑者畢生夢想。雖高興克服視障完成，心中卻空落落，一種好像還少了什麼的微妙心情。

失明後的這些年，走跳社會，隱約感覺「視障」加上「女性」，似乎是弱勢中的弱勢，彷彿在這框架下，沒有期待，無法夢想，也得不到機會。這樣的我，能做什麼？做得到什麼？這些疑問，不斷浮出。

這通電話，好似上天聽見我的聲音。沒半點猶豫，便答應了。

歷經半年籌備，攀登隊終於在二〇二五年一月三〇日從桃園機場起飛，經香港與卡達後，飛進坦尚尼亞的吉力馬札羅機場，約二十六小時。

落地後，我們被接到阿魯夏市區下榻處。坐在車上臉頰感受著陣陣迎面而來的風乾燥炙熱；耳裡聽著聽不懂的廣播，想像著隊員討論周圍一望無際的草原，心中有些激動，竟然跟這塊人類生命起源大地產生連結了。

根據當地政府規定，需要在地嚮導、揸工與廚師同行。他們到飯店與我們會合，進行第一天登山行程的簡報，並一一檢查裝備：睡袋、兩件式雨衣、登山靴、羊毛襪、登山褲、羽毛衣、防寒帽、登山杖、保溫瓶、頭燈，以確保裝備保暖度足夠。

老天對我的考驗，總是沒得商量，即使這次攀登亦然。出發前，已推測出生理期即將來到，嘗試催經失敗，結果準時報到了！熟悉的登山靴，也在攀登前發現部份損毀。幸虧臨行前多帶了雙全新靴。緊急穿著在飯店外走了二公里，感覺無異就硬著頭皮上陣了。

二月一日上午，來自台灣的首批運動平權登山隊與高山嚮導團隊，浩浩蕩蕩從阿魯夏市區趨車前往馬蘭谷登山口。大家的聲音聽來飽滿興奮。我卻十分忐忑，擔心月事來潮身體疲累無法登頂，也焦慮經血可能滲出弄紅衣褲；再加上跟運動表現極佳的興哥一起攀登，代表視障女性的我，只許成功不許失敗，壓力大得只得在心中不停祈求隨身包裡滿滿的衛生用品，與腳上穿著的新鞋，保我平安攻頂歸來。

起登已近下午二時，從馬蘭谷登山口起到曼達拉山屋營區，約八公里從一八六〇公尺上升至二七〇〇公尺，沿途穿越熱帶雨林。這天稍早剛下過大雨，路面過於泥濘濕滑，大幅降低前進速度。我左手搭著玲姊的後背包，右手拿著

登山杖，聽著她說明路況，豆爸緊跟在我身後，並留意我腳落點處是否安全。好幾處樹木部份倒塌，需要彎腰低頭，玲姊便會停下，以我的手輕觸頭上樹木，接著玲姊先過，再換我穿越，豆爸幫忙確定我頭夠低可通過。有時，向上遇到奇形怪石，不易踩踏，也難以描述，玲姊與豆爸便帶著我的手，將它們摸過一輪後再決定踩點。如此這般緩慢推進，比原定時程晚了許多，天黑才總算到達營地。夜裡，大伙沉沉睡去，我憂心經血因躺著容易滲出而展轉難眠。

聽著山屋外的雨聲，我知道，這只是開始。

第二天，走十一公里到三七二〇公尺的荷戎波山屋，周圍是溫帶灌木，高原矮叢，唯一不變是崎曲不平，路面滿是亂石散布的硬石路。我因不知腳要抬多高，經常差點被絆倒，頻頻嚇出一身冷汗。幾次不慎摔倒，為了不拖累大隊速度，也忍痛馬上爬起，確認無礙後，便繼續前行。

下午遇到雷陣大雨，嚮導要大伙快速換上雨裝，滂沱雨聲中，腳步顯得沉重。遮陽帽加上雨帽蓋住耳朵，還有無情的淅瀝雨聲，我聽不見指引的聲音，心中滿是害怕，無措地只能緊緊抓住熟悉的後背包。不知多久後，我發覺似乎下半身有什麼滲透進來，以為錯覺，走著走著，發現是雨水滲進雨褲，漸漸弄濕了整條登山褲與靴子，也感覺著隱隱作痛的下腹，正流著紅色液體，忽冷忽熱，身體極度難受，覺得自己好像下一秒就要崩潰了。

不記得最後是否把背包交給嚮導法莉塔，她的聲音透露出擔心，也不知道自己如何走到荷戎波山屋。我只感覺到從廚師手中接過來的那杯熱薑茶，以及聽見玲姊說我臉色白得讓她害怕。

我雀屏中選，不想辜負別人的期待，也不想認輸，更不後悔走上這條攀登之路，這條路的盡頭是烏呼魯峰。烏呼魯意指「自由。」這是心底的聲音，我聽見自己用力吶喊。

在以男性為主的嚮導中，法莉塔顯得特別，她每天總會抽空跟我打招呼，關心身體狀況。適應日她帶我健行，談話間，才得知我的加入，使她得到這次參與機會。這位坦尚尼亞的女性二十七歲，為了成為高山嚮導，當了揹工二年，進入學校進修實習，參加考試取得執照。她用電影學英文練發音，好到我以為她接受過高等教育。她的同輩，多已走進婚姻，成為好幾個孩子的母親。即使女性嚮導機會少，也必須加倍工作，她認為，經濟獨立比較重要。在這個國度，男人可以有四位妻子。她緩緩述說，我安靜聽著，了解她的努力與選擇，她的樣子彷彿看見了當年的自己。

晚餐主嚮導大衛如常說明隔天行程規劃，感受到我們對次日路程緊湊繁重的焦躁，除走九公里到四七二〇公尺的基波山屋外，半夜即將出發攻頂，六公里攀登到烏呼魯峰，且攻頂後馬上下山回到荷戎波山屋。他不斷重

「HakunaMatata」，即不用擔心，強調專注於今晚，好好休息明日攻頂，明日再議再戰。

次日一早大隊整裝出發，此時路邊已無植物，只有大小不一的石頭和碎石砂，一片荒無中卻可感受到天際遼闊。我聽著旁人描述，此時的吉立馬札羅

山，駐立在我們眼前，它的輪廓已分明，山頭白雪清楚可見，宛如白色巨人，靜靜站立，等著我們挑戰。我仰望著巨人，想像他的模樣，輕聲對自己說，「你做得很好，只差一點了，就快到了。」

約莫下午三時抵達基波山屋，片刻休憩後晚餐，緊接著大衛詳細講解攻頂計畫。

「原本安排讓兩位視障先出發，其他人晚些，讓大家抵達頂峰時間接近。我了解團體行動對你們很重要，就這麼辦吧！」大衛回應。

半夜時分，溫度已是冰點以下。黑夜裡，頭燈的光，照亮眼前的路。聽著大衛指揮，我站在隊伍中，有些緊張，有些興奮，也有些擔心。跟著開路嚮導緩慢前進，之字形向上，危險的滾落側會隨著轉彎而換邊，我得全神貫注跟著，以免跌入山谷。路旁漸漸出現積雪，感覺腳底觸覺的變化，我發現已走進雪地了，原來這就是穿越雪線！隨即，迎面的風帶來刺骨的冷，凍得發痛又把我拉回現實。

不知道現在是半夜幾點，似乎也沒人關心，大家只全心全意前進。疲倦好似跟寒冷同夥，一起悄悄爬上身，讓我移動地吃力。法莉塔應該注意到了，幾次想幫忙背隨身包，我皆婉拒了。我沒說背包裡放著國旗，它好像我的一部份，陪我完成第一場的海外馬拉松日本名古屋女子馬，跟我一起跨過波士頓的終點線。身為首位挑戰的視障女性，我期待用自己的力量背著它完成攻頂。

之後進入較陡的岩壁，不時得手腳並用，玲姊與豆爸已自顧不暇，無法告訴我下一步，讓我焦慮萬分，害怕被丟下，拼命大聲喊叫。還好，身旁馬上出現了嚮導與揹工。聽著他們的指示，手抓這裡，腳踩那邊，嚮導拉我，揹工推我。一陣忙亂，分不清東南西北，好像正在經歷大災難片的逃難場景，不知道最後怎麼連滾帶爬上去了。

驚魂未定，氣喘噓噓，一夜未眠，生理期又累積幾日疲勞，嘔吐感一直出現，全身的能量已全用盡，精疲力竭，不足以描述我的狀態。

我為什麼會來？我為誰而奮戰？我問自己。

好不容易抵達吉爾曼角，五六八五公尺，大衛、法莉塔與其他嚮導揹工們，一起大聲唱歌，紛紛恭喜我們，原來到達這裡就可申請攻頂證明。我們還有二公里，這裡是火山口的邊緣，接下來繞著火山口緩坡上升至最高點。

雪地裡，朝著烏呼魯峰邁進，嚮導與揹工們繼續唱著歌，這是攻頂成功才能歡唱。一種強烈的情緒湧現，分不清是感動、興奮、悲傷，還是什麼，火山口上已無任何遮蔽物，風大又凍，即使如此我仍不停眼眶發熱。

是歷經身體連日操勞，終將達標的感動嗎？我想是有，但這份情緒的深度，恐怕更不僅如此。是跟著團隊伙伴，一起寫下運動平權新紀錄的興奮嗎？肯定是有，但或許更個人內心些。

二月四日上午六時十分，抵達至高點。大伙兒激動地互相擁抱，我與玲姊把國旗大大展開。這裡是白雪覆蓋的峰頂，烏呼魯「自由」之意，我得到了嗎？身體激昂地顫抖，抱頭痛哭的衝動不停出現，只能強忍著。天已亮陽光乍

現，光線灑在雪上，我知道白色自由之山，已有我的足跡了。

回到荷戎波山屋，鑽進睡袋後立馬睡著，直到被叫醒吃晚餐。恍恍惚惚，前夜攻頂還歷歷在目，感覺是場夢。最後一天，連續十九公里回程下山，摔了好幾次，疼痛感讓我明白，這不是夢境。

三天草地獵遊後，再搭著飛機轉呀轉地回到熟悉的台北，回到忙碌的日常生活。攻頂那時的激動，一直刻在心底，好像趨動了什麼正在改變。

直至撰寫致謝時，猛然發現，我開始以自己為榮了！